



魅丽优品
Merry Product

奈奈 NANA 著

「爱情很短，遗忘却很长！
越是抗拒，越是深爱，越是悲伤！」

世上另一个你

Another You In The World



CBS
PUBLISHING & MEDIA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奈奈 著
ANOTHER
YOU IN THE WORLD

世上 另一个你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上另一个你 / 奈奈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404-7044-9

I. ①世… II. ①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2874号



世上另一个你

奈奈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策划: 谢不周

责任编辑: 唐明 张璐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

201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660 mm × 960 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73千字

ISBN 978-7-5404-7044-9

定价: 26.80元

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印刷厂调换

CHAPTER 01
第一章

ANOTHER
YOU IN THE WORLD

不能说的秘密

001

CHAPTER 02
第二章

ANOTHER
YOU IN THE WORLD

每一颗星辰

023

CHAPTER 03
第三章

ANOTHER
YOU IN THE WORLD

泡沫

049

CHAPTER 04
第四章

ANOTHER
YOU IN THE WORLD

时间煮雨

077

CHAPTER 05
第五章

ANOTHER
YOU IN THE WORLD

你一定会爱上我

099

另一个世界
ANOTHER
YOU IN THE WORLD
你

CHAPTER 06
第六章

亲爱的路人

121

CHAPTER 07
第七章

最长的电影

143

CHAPTER 08
第八章

你是对的人吗

165

CHAPTER 09
第九章

惊鸿一面

187

CHAPTER 10
第十章

不爱的练习

207

番外

一眼万年

229

ANOTHER
YOU IN THE WORLD
另一个世上你

CHAPTER 01
第一章

世上最痛苦的事，不是生离，亦非死别，而是身负永不能见天日的秘密，却要一步一步行走在光天化日之下。

不能说的秘密

ANOTHER
YOU IN THE WORLD



【一】

“初春三月，杏花烟雨。”

傍晚，我独自走在寂静的校园里，突然就想起这样一句话来，然后忍不住轻扬嘴角，不屑地笑起来。

多么诗情画意，却和这个陌生的城市毫不相关。

三月的C城，仿佛有永远下不完的雨，湿漉漉的，一片冷清。

我裹紧了校服外套，缩了缩脖子，冒雨从一片花海中穿行而过。分明是这样阴冷的天气，为什么这些花却开得这样如火如荼？

大概是因为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不需要讲道理的吧！

我低着头故意不去看那些开得正好的花，自从那件事发生之后，这世上一切美好都永远跟我无关了。

可是，那样绚烂如云海的花，又怎么能不让人侧目？

我不知不觉停在一棵花树旁，抬头去看花树上的牌子——西府海棠。微微细雨中满树粉红，色泽轻柔得能温暖人的心。

我在心里默默和它打招呼：“喂，西府海棠，你好，你想知道我的名字？”

我笑着低头，便看见了自己胸前别着的姓名牌，那上面清清楚楚

写着三个字——宋鹤雪。

是的，我叫宋鹤雪。

就像转学到这所新学校一个多月以来，我向所有询问我名字的陌生人一本正经地给出的答案一样，我对着面前这棵西府海棠，郑重地作了如下介绍。

“你好，我叫宋鹤雪。鹤雪可不是简单的鹤和雪的组合哦。传说中，上古时期有一族会飞的人，他们叫羽族。可惜，他们每年只能飞翔一次。后来，他们学会了鹤雪术，从此可以不再受限制地任意翱翔在天空中。所以，鹤雪在羽族的语言里是‘永恒的云’的意思，就是可以像云一样自由飞翔。”

我一口气说完，低头握紧拳头等了很久，却没有听到那种细小却令人心惊的嘲笑声。我忘了，一棵西府海棠是不会说话的，自然就更不会像他们一样嘲笑我。

有雷声“轰隆隆”自远处而来，正如这一个多月以来的嘲笑声一样，劈头盖脸地向我袭来。只要一闭上眼，我便能清楚地想起他们嘲笑我时的样子，细致到每一个表情、每一个音调。

我至今还记得，班里那个个子最高的男生，还没等我说完，便已经笑趴在课桌上。

他一边笑一边捶着桌子说：“哇，会飞翔的羽族，会不会飞着飞着‘吧唧’一下摔下来呢？因为实在是太重了啊。”

顷刻间，教室里那些极力压抑的细小笑声，仿佛受了鼓舞一样，变成哄堂大笑。

我站在教室的讲台前，在那些刺耳的笑声里，执着地继续进行着自我介绍。我并不觉得难过，反而觉得心里轻松了几分。

原来，被人嘲笑是这样的感觉啊！

可是，谁让我是个胖子，却有一个叫“鹤雪”的名字呢？这便已经足够让他们嘲笑我一阵子了吧。

我开始担心，我接下来的“壮举”会不会让他们笑倒在地呢？这样想着，我不知不觉轻轻叹了一口气。

我转身，准备离开。

花海的那一头，突然有个声音学着我的样子，重重地叹息了一声：“唉！”

我愣住。

那人从满树粉红后慢慢走出来，一手推着自行车，一手抓着左肩上双肩包的带子，偏头看着我。

“喂！快过来帮忙撑伞啊。”他笑着看我，指一指自行车前筐里的黑色雨伞，那口气熟络得仿佛我们是前一秒刚分开的老朋友。

雨势越来越大，渐渐模糊了我的视线，我微微眯起眼睛，隔着雨帘终于看清了他的样子。

“怎么，才几天就不认得我了？”他在离我两米远的地方停住，就那样眨着眼，嬉皮笑脸地看着我。

我脑海中一片空白，唯一能做的事便是转身就跑。

我当然是认得他的，藏青色风衣，浅蓝色牛仔裤，一张玩世不恭却又帅极了的笑脸。我怎么会不认识他？

“喂，你跑什么呀？我又不会吃了你。”

身后的嬉笑声径直追过来，我不顾一切地拼命向前逃跑。可是，下一秒，我像中了魔咒一样，立在滂沱大雨里，再也动弹不得。

只因为，身后那人，轻轻地吐出了一句：“喂，你再跑试试看，宋……”

冰冷的雨水顺着发梢流进我的脖子里，冷得我忍不住打哆嗦。

我咬牙快速地转过身，打断他：“你认错人了，我叫宋鹤雪。”

他脸上的笑容在我说出自己名字的那一瞬间突然僵住，像是电影镜头定格，却又有所不同。那张英俊的脸上分明还保持着笑容，可他整个人仿佛一头栽进了痛苦的深渊。

隔了好几秒，他僵住的笑容才慢慢绽放。

然后，我听见他说：“好吧，就算你是宋鹤雪，我也还是认识你。你呢？你总该记得我是谁吧？”

我不说话，隔着雨帘和他僵持。

这种时候，承不承认大概已经由不得我了吧。

“我当然知道你是谁。”所以，我索性大方地承认，“白沙学校的‘花蝴蝶’谁不认得呢？”

他皱着眉头，很是不满：“喂，能别叫我的外号吗？我有名字的。”

“以前在白沙学校，大家不都这么叫你吗？不好意思，我跟你还不熟，我又不知道你真名叫什么。”我不想跟他多纠缠，转身便走。

他推着自行车从后面追上来，侧头笑咪咪地看着我，说：“既然

这样，那我只能叫你‘女魔头’啦，咱们彼此彼此。”

我只管向前走，不理睬他。

他又笑嘻嘻地自言自语：“嗯，花蝴蝶和女魔头，曾经白沙学校的两大风云人物又在C城会合了，这算不算是缘分啊？”

我装傻：“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却自顾自地说：“当然算缘分了，天大的缘分啊，简直可喜可贺啊！”

然后，他把自行车横在我面前，跨上自行车，偏头笑着看我，撑开伞，拍拍后座说：“上来吧！”

“我要是不上呢？”虽然我一早知道他绝对有办法让我无法拒绝，却仍然要做垂死挣扎。

“哦，不上啊……”他低下头，十分无耻地轻笑起来，轻描淡写地说，“不知道这所学校的人，对你以前的秘密会不会很感兴趣呢？”

授人以柄，大概就是这样无奈吧？

何况，那个秘密是无论如何绝对不可以让这里的人知道的。

他自然知道我的顾忌，脸上满是胜利的笑容。

我不出声，接过雨伞，猛地一下跳上自行车后座。

他大概没想到我会如此干脆，一个没扶稳，自行车歪歪扭扭，晃得厉害，差点儿连人带车一起摔倒。但是，很快，他便控制住了自行车，载着我平稳地向前驶去。

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晃着双腿，幸灾乐祸地说道：“没那实

力，还硬要载胖子。”

“你说的，别后悔啊。”他不回头，用力地蹬着车。

我一如既往嘴硬地说：“对啊，就是我说……”

我的话还没说完，他突然松开扶着车把的双手。正是下坡路，自行车在没人控制的情况下摇摇晃晃地疾速向前。我吓得双手一顿乱抓，慌乱中抓住了他风衣的腰带，再不敢撒手。

他感觉到我的牵扯，得意地笑起来：“这样才乖啊。”

我忍不住腹诽，却不敢说出口，任由他载着我，不知道驶往哪里。但我清楚地知道，即使他要带我去地狱，此刻，我也没有办法拒绝。

因为，在这里，这个城市，只有他知道我不可告人的秘密。而我即使死，也不想让别人知道那个秘密。

可偏偏，这个该死的“花蝴蝶”出现了，然后我只能任其宰割。

这样想着，我悄悄将原本有一半罩在他头顶的雨伞全部移向自己这一边，悠闲地坐在后座上，幸灾乐祸地看着他慢慢被大雨淋得湿透，仿佛这样，便能出了心里那口恶气。

【二】

很快，他停在一家小小的咖啡店门口。

我跳下车，自动走进去。

他跟进来，难以置信地看着我：“这么听话？可不像你。”

“什么样才像我？说得我们好像有多熟似的。你别忘了，我们只

是曾经的校友而已。”我自顾自地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算起来，我们俩说过的话加起来绝对不会超过五句。”

他在我对面坐下来，用那种很欣喜的眼神看着我：“记得这么清楚？看来你对我印象深刻啊，所以是早就特别关注我了吗？”

瞧，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天生拥有这么无耻的优越感。

咖啡店里温度正好，我脱掉淋湿了的外套，舒服地蜷在沙发上，翻着旁边的杂志，假装没有听见他的话。

他却凑过来问：“想吃什么？”

我不抬头，看着杂志里韩国男明星的脸，故意点了这家店里绝不会提供的食物：“炸鸡和啤酒。”

“啤酒不行，炸鸡可以有。”他不仅不生气，反而笑嘻嘻地拿起手机打外卖电话。

我这时候才注意到店里的气氛十分诡异。这虽然是一家藏在深巷里的咖啡店，但看装修，绝对是文艺青年们爱来的地方，可偏偏此刻店里一个人都没有，而今天是星期五，平常人最多的时候。这实在太不对劲了。

我皱着眉，冥思苦想，不得要领。

他打完电话，转头对着我怪异地笑：“很奇怪吧？怎么这会儿店里一个人都没有？”

没想到会被他看穿想法，我只好不吱声。

他自问自答：“因为，这是我朋友的店，而我今晚临时征用了这里。所以除了我们，一个人都不会有哦。”

说完，他双臂环胸，得意地看着我，那样子，仿佛热衷于戏耍猎物的大灰狼对着误入圈套的小白兔说：“兔子啊兔子，进了我的地盘，可就别想活命了。”

如果是以前，面对像他这样欠揍的人，我早就发动我那“女魔头”的属性了吧！但是，此刻，我只能假装听不懂他话中的暗示，慢吞吞地问：“说吧，你大老远来到C城，又把我绑架到这儿来，想干什么？”

“绑架？”他看着我，“扑哧”一声笑出来，“哪有这么严重？我只是请你来庆祝一下而已。”

他特地着重强调了那个“请”字。

我当然不会上当：“好吧，那就说说，你‘请’我来庆祝什么？”

“你先闭上眼睛！”他神秘兮兮地笑着说。

我对他翻了个白眼：“爱说不说。”

“好吧，我就当你是闭着眼睛的。”他完全沉浸在自己营造的喜悦里，一边从书包里往外拿东西，一边装模作样地说，“噔噔噔——Surprise（惊喜）！”

他将手里的东西近距离地展示在我眼前，旁边是他那张要多欠揍有多欠揍的笑脸。

我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他手里拿着的是一套崭新的C城炳辉学校的校服。而我一个月前刚刚狼狽地逃到炳辉学校。我本来以为，应付完他这一次，就可以老死

不相往来，然后就可以继续安静地生活在这里。却没想到，这是一颗甩不掉却又随时都可能被引爆的炸弹。

“你不高兴吗？”他终于后知后觉地发现了我的不悦。

“我为什么要高兴？”身边有一个随时拿我的秘密威胁我的人，会高兴才见鬼。这个人真是不可理喻。

他一脸诧异，好像不可理喻的那个人是我：“可是我很高兴啊。”

我不气反笑：“哦，说来听听吧，你到底要我做什么，才可以替我保密？”

“咦？”他靠在沙发背上，双手枕在脑后，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你都不反抗一下试试？”

“反抗有用吗？”

“没用啊。”他狡诈地眨眼，“呃，到底要你做什么呢？其实我还没想好呢，不如一边吃炸鸡一边想好了。”

此时，正好炸鸡外卖送到。我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接过炸鸡，毫无形象地低头大快朵颐起来。

我正吃得浑然忘我，便听见他说：“这次我可是会成为你的同班同学呢！不如，再正式介绍一下？”

“随便。”我头也不抬地啃着鸡翅。

“花子尹，诸子百家的子，孚尹明达的尹。嗯，说多了你也不懂啦，总之，就是说我是个品德很高尚的人。”

我忍不住在心里冷笑了一声，他品德高尚？他这名字比胖子叫鹤

雪更讽刺吧。

他说完停顿了很久，大概是在等我的反应。我偏不理睬他，一门心思地啃鸡翅。

他终于忍受不了我的无视，伸手过来抢我面前的炸鸡盒。

我如他所愿地抬起头，伸出油乎乎的手，在他还没来得及反应时，主动握住了他的手：“你好，花子尹同学。”

他大概没想到我会来这一招，瞬间像被武林高手点了穴一样，愣愣地看着被我握得满是油污的右手，一副茫然无措的样子。

我低头，得逞地偷笑，一边继续旁若无人地啃鸡翅，一边忍不住嘟囔：“嗯，还是‘花蝴蝶’顺耳啊。”

“才没有。”花子尹不知道什么时候回过神来了，身体前倾，隔着桌子，将脸凑到我眼前，一本正经地向我抗议，“‘花蝴蝶’这外号一点儿都不配我好吗？明明我是白沙学校最专一的男生啊。而且，我明明是以‘学霸’闻名白沙学校的。”

他这样说的时侯，很不巧，我正吸了一大口可乐在嘴里。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努力克制才没有当场笑喷。

“怎样？”他无辜地看着我。

我欲言又止，害怕说错话又遭他威胁，最后却还是忍不住笑出声来：“哈哈，你这笑话真够冷的。我怎么记得，传说中你是有七八个女朋友的？谁叫你的万丈花心光芒完全掩盖了‘学霸’属性？‘花蝴蝶’这称呼绝对非你莫属啊。”

“你都说是‘传说中’啦。”花子尹突然笑起来，露出一口白

牙，偏头望着我，“在白沙学校的传说中，你也不比我差啊，想当年你……”

窗外雨声淅沥，如诉如泣，咖啡店内，有歌声远远飘过来：“这条路上的你我她，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

突然，我呆呆地看着面前的花子尹，他嘴唇翕动不停地在讲述些什么，可我什么也听不见，仿佛我和他之间有一道厚厚的透明的屏障。

我知道，那是我的心魔在作祟。

他口中说的曾经，是我穷尽心力想要封锁在记忆深处，不可触碰的东西。

我故意用吸管将杯中的可乐吸得“咕咕”直响，冷冷打断他：“花子尹，我们直入正题好吗？你要我做什么才肯放过我？”

我的声音冷得如同窗外的雨。花子尹像是被蜜蜂冷不防叮了一下，但旋即他又笑起来，仍是那副令人恨得牙痒痒的欠揍表情。

“我要你做什么？”他眨着一双大眼睛，无辜地看着我，“很简单啊，我只要你离开这里，跟我一起回白沙学校去。然后，我继续做我的‘花蝴蝶’，你继续当你的‘女魔头’，我们继续井水不犯河水。我只要你这样就好了。”

“就只是这样？”

他点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不动声色地观察着面前这个无论说什么都仿佛是在调侃的男